
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鄆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衛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黄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將髙

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總字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

兖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總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直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竱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竱或作竭一或作勠竱音兖切專也國語竱本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

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　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　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　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

本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巳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恃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以恩則横而肆一

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憊音鞴罷蒲糜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敎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平聲一本作纍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

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九壥九州也壥與㕓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蟊或作蛑音義同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喣音詡摩手拊之箴之石

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粕磔陟格切）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師令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擾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註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令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酢飽

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賔贊稽經諏律諏音娵施用不差施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觜茈觜眦賓切薸也根浮水而生者茈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斁音亦此邦是庥

猫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音伊其一方乳

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閣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

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禄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

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从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註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

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或有也字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敝

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

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録之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没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説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

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時字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从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内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

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盡上或有曰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

為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闕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豈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在字豈上

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

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賔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

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

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諍歐公與范司諫書温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

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賫束帛召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

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絶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禄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無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

已矣若陽子之秩禄或作禄秩不爲畢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註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

感者矣（滋或作謚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無本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作不）孜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

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　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

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閒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

哀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

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而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

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

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雅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

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

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令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

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彞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

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茍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祫禘　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

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顔真卿議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勲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説即此諸人議也其閒惟顔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於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决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

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

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或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嶸等議　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無之字或毀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註土封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為祧註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

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

搖靈犀遲分犀音栖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 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 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墠去壇為墠去墠為

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　今按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　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禼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也周

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逺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葢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葢以或作葢傳曰或無於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葢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逺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頻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

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為字粗

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或作夫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

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

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或併無夫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秘為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裞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

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可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閒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理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凡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

窮其殺至於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

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間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功服之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父母或無常字禮沿人情

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感或作感容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具服則吉問之

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凡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从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从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秦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方本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

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有為字）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數字而無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為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

為國子祭酒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棘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泚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

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蓄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上或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溥晚須到公府即尚為佐於汴州時貞元

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黄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黄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唯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絶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俛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今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事之守常者竊未為得

也願執事絶愽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與孟東野書别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之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縁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

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音枵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為此

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兾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複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吕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

誠元和閒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裎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尊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

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况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

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若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說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

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無者字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然後二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乃或作及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

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葢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未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

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　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　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五 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光宁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五

書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余從閣蜀本云除下文注胡子樂也千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為

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本定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著二令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

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晋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幸不死無所

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

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

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

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

之女習之翶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

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

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

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為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

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為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

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困困一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稛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稛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

（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竄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僅）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廵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或皦作全或作皎天馴其心馴音徇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陽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不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請試辨之兎隂

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絶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日切鐵椹也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

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析云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令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　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折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苑作合全無文理睹玆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

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因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

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

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為今則不嚮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

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緞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

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凡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顔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

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

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頔字允元頔音油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天保樂詩保或讀作寶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笳音茄胡人捲

蘆葉吹之也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從并非也

今按劉集代實答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頔與京兆書外别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庚上或無自字　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　人則或作則人　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

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惶或作惲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録粹皆作燀赫字小訛也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言字有德者必有言信

乎其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楊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老切同浩）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章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

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 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 感戴戰悚 或作慄 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 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黙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 愈幸甚三得為屬吏 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

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為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僶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

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俯加憐察闍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　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

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 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受容受察本無閣杭受容字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非是之令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之字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於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駡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

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駡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

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

今按此句讀本皆不可讀但别本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畧無凝滞今从之　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纎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五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禄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

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

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天歷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

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蓄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　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

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

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令擬志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弗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而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

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一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之字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

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求耳（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入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狖音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

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止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宰而複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

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禄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録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埀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本强人而為飢寒所廹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盗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耶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

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　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火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

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

為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為耳三字或作為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慼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

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盡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山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

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陜州所留書既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闓并

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巳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奥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别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

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

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

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

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

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衄怩女夷切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

中 或無進者二字 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 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 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竢工人之剖 工人或作良工 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 卞和獻玉刖足事是韓非子刖足下或有而字 且無使勍者再剋 或作刖下

同勍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慼慼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為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申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牢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

猶將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吕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

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言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

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

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人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

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孛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以定者其此之謂乎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或下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方從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

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

公閤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閤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

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

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或無見字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為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盧仝詩敵金摐玉擊或作摐或無之今按方說敵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从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

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也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靦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别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就若从諸本之為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

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

事親以誠而告之此與子張學干禄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或無有字　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

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録并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

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翺書 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我為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

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

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

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

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守語太緊複故當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

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

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

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為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

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有在陋巷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

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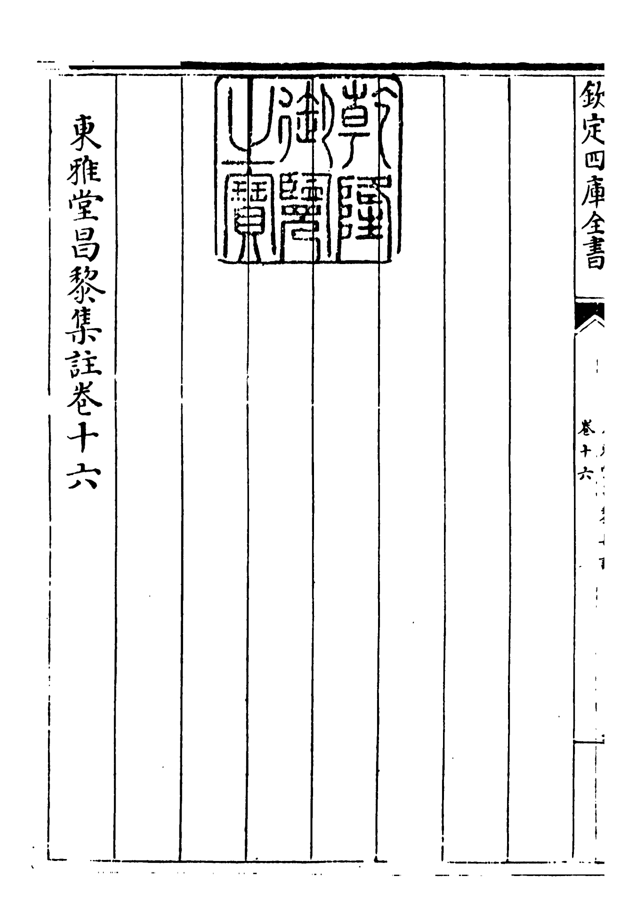
食去聲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

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闢我言

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

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今按

此與與孟東野書春已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　愈再拜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六